



艺苑论剑

□王汝冉

《阳光俱乐部》讲述了心智水平停留在童真时期的吴优的家庭故事，他与哥哥、母亲过着平静的生活，然而这种生活却因母亲身患绝症而产生巨变。影片虽定义为喜剧片，却以吴优的特殊“孩童视角”，来阐述这一略显沉重的生死议题。作为一部带有文艺片气质的剧情片，它或许部分细节略显粗疏，却不妨碍带领观众触及影片最温暖的内核。

如果说商业大片如同磅礴大雨，震撼着观者的内心，该影片则以日常的琐碎与温情，细水长流般浸润人心。四十岁的吴优，心智停留在孩童时期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爱着母亲，在听闻“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”的说法后，便时常拎着鼓鼓囊囊的苹果袋出现在镜头中；当得知母亲缺钙，他毫不犹豫地砸掉了卧室的一整面墙，改造成日日能透进阳光的全景玻璃房，他在那份笨拙的爱中，藏着最原始的赤诚。母亲沈丽萍是整个家庭的情感锚点，她总能精确地捕捉到两个儿子的闪光之处，在吴迪对弟弟说“你现在回家就是对妈妈最好的帮助”时，她却笑着摆手道：“优优都给我买苹果了，别总是骂他。”简单的对话里，隐含着她对于孩子不完美的全盘接纳。

片名《阳光俱乐部》本身就是对于主题最直白的注脚，影片始终围绕“阳光、温暖”的内核展开叙事，以普通的故事传递治愈的力量。心智如孩童的吴优，用另一种方式诠释阳光，正如他的名字“吴优”，他总是无忧无虑的，这种孩童般的心智，使他远离了人世间的纷纷扰扰，保留了一个孩子最为纯真的心态。影片没有否认科学对于疾病的理性认知，只是从温情的角度展开叙事：如果没办法以理性来拯救至亲，不妨用乐观阳光的情绪缓解痛苦。

《阳光俱乐部》的叙事中心本应落在人物细腻的情绪流动，却因部分细节的粗疏，打破了观众的沉浸感。比如口音产生的割裂感，影片中一家人口音迥异，可能导演在选择演员时更多关注的是演技，但这点疏忽恰恰成为观众出戏的“按钮”。部分镜头略显潦草，比如药店老板带有神秘意味所提及的“大鱼”，吴优抱着两只公鸡在马路上行走。这些镜头虽保留了充足的想象空间，但在观感上像是影片从中间被猛然掐断，情绪表现显得有些单薄。

（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以阳光照亮阴霾

能透进阳光的全景玻璃房，他在那份笨拙的爱中，藏着最原始的赤诚。母亲沈丽萍是整个家庭的情感锚点，她总能精确地捕捉到两个儿子的闪光之处，在吴迪对弟弟说“你现在回家就是对妈妈最好的帮助”时，她却笑着摆手道：“优优都给我买苹果了，别总是骂他。”简单的对话里，隐含着她对于孩子不完美的全盘接纳。

片名《阳光俱乐部》本身就是对于主题最直白的注脚，影片始终围绕“阳光、温暖”的内核展开叙事，以普通的故事传递治愈的力量。心智如孩童的吴优，用另一种方式诠释阳光，正如他的名字“吴优”，他总是无忧无虑的，这种孩童般的心智，使他远离了人世间的纷纷扰扰，保留了一个孩子最为纯真的心态。影片没有否认科学对于疾病的理性认知，只是从温情的角度展开叙事：如果没办法以理性来拯救至亲，不妨用乐观阳光的情绪缓解痛苦。

《阳光俱乐部》的叙事中心本应落在人物细腻的情绪流动，却因部分细节的粗疏，打破了观众的沉浸感。比如口音产生的割裂感，影片中一家人口音迥异，可能导演在选择演员时更多关注的是演技，但这点疏忽恰恰成为观众出戏的“按钮”。部分镜头略显潦草，比如药店老板带有神秘意味所提及的“大鱼”，吴优抱着两只公鸡在马路上行走。这些镜头虽保留了充足的想象空间，但在观感上像是影片从中间被猛然掐断，情绪表现显得有些单薄。

（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

给点阳光就灿烂

电影《阳光俱乐部》是一部聚焦普通家庭面对疾病与别离的温情喜剧，讲述了虽已至不惑之年，心智却如孩童般的吴优（黄晓明饰），与母亲、哥哥相互扶持，共同面对生活的起起伏伏，传递出阳光积极的人生哲思。

现实悬浮与情感虚假

□李旖琨

在国产温情片持续以现实关怀打动观众的时候，《阳光俱乐部》却展示出脱离现实的情感状态，以虚假的情感堆叠消解了对生活真实的感触。

现实关怀电影通常以探究生活本真，挖掘社会痛点为情感剖析点以打动观众，《阳光俱乐部》却打造了一个悬浮于现实之上的家庭。吴优虽是一个智力残障人士，但他不需要担心金钱，不像其他残障人士一样有生活困难，还可以快速与喜欢的女生交流。母亲的病极其严重，但影片并没有表现她的病症，完全脱离了真正的患者生活。这些完美的幻境带给观众的是一个悬浮的现实，而杂糅了理想与现实的梦境最是

痛苦，这使得影片的“现实关怀”沦为空洞的口号。

温情电影的核心魅力就在于从生活的细腻处出发，透过真实的情感流动感染观众。但在《阳光俱乐部》中，影片的煽情镜头总是呈现出高度的模式化，缓慢的长镜头加柔和背景音乐，母亲知道自己真实病情那一刻的缓慢推镜头、浇花时的痛哭和对镜带项链的哭泣完全符合模式化的煽情。影片中有句台词，“如果我提前三个月带她来体检，是不是这样”的结局，本该是最动人心弦的一句对话，却只是引出了那段“迷信”公鸡打鸣多活一段时间的解答，强行将情感表达变成衔接故事情节的工具，观众的眼泪再次被硬生生憋回去。这种没有铺垫，强行煽情的情感

处理模式，使情感沦为腐烂苹果外面的糖衣，迷惑观众，却食之无味。

作为一部温情影片，《阳光俱乐部》没有对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做探讨。作为一部以残障人士为主角的影片，并未对残障人士的生存空间产生深刻探讨，反而以乌托邦式的影片表达为观众“造梦”，拉出现实，空洞内核中仅有“温情”二字。在特殊残障这一群体议题上，影片通过对吴优这一人物的塑造，表现了天真幸福的形象，却不曾深入特殊群体在社会中面临的生存压力、精神压力、家庭压力和交友压力，对现实的回避让影片的价值大打折扣。

（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□贾雨霏

《阳光俱乐部》是一部由魏书钧执导的温情喜剧电影，通过吴优的视角展现了家庭在困境中的爱与信念。

《阳光俱乐部》最妙的地方，在于它没把“天真”当成供人怜悯的缺陷，反而让黄晓明饰演的吴优，带着孩童般的纯粹，成为温暖人心的小太阳。这部电影没有喧闹的情节，像一杯温热的蜂蜜水，在不动声色间拍出了温度。

黄晓明的表演在影片中是一大亮点。他此次所扮演的吴优尽管已到了不惑之年，智商和认知水平却一直停留在孩童时期。为了扮演这一角色，他特意增肥，戴上牙套，这些付出使得他的气质完全缓和，让他改变，变得迟缓而又笨拙，让角色的真实感扑面而来。他精准地诠释出吴优虽然患有认知障碍，却比许多人更洞悉生活本质。吴优的单纯乐观、纯粹直白，还有对母亲的爱，都是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。黄晓明并没有用复杂的技巧来演绎，只需要一个浅浅的笑容，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能轻易抓住观众的心。

这部电影听起来是一个很沉重的题材，但其实是一个美妙、荒诞又带有淡淡苦涩的喜剧。影片通过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子、蔡博士以及俱乐部里的众多普通人，编织出了平凡人追寻幸福的群像。有人在用理性抗争命运，有人在用信仰寻求安宁，有人以天真感化生活，有人以陪伴照亮彼此。

母亲在病痛中坚守爱的信仰，大儿子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探索生命的意义，吴优以最纯粹的方式守护温暖，蔡博士在荒诞中维护信念，沉默的保安也渴望着被爱的可能。吴优一家人秉持着笑对万物的心态，把治愈的过程变成结果，绝境中的快乐不是逃避，而是最勇敢的反击。

随着故事推进，夕阳的金辉慢慢占满画面，映射出命运的流转和时间的无情。绿色是我们每天努力生活的温柔，金色是我们无法掌握的现实生活；绿色属于生命的萌芽，金色属于命运的归宿。导演魏书钧用这两种颜色，讲述了一个朴素却深刻的命题：幸福不是永恒的状态，而是藏在生活缝隙里的那一点温暖光亮。我们都是阳光俱乐部的一员，就像影片的最后，吴优抱着两只公鸡边走边唱，这是对生活最坦然的接纳。哪怕没有奇迹，生活依然值得被热爱。

（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学生）

藏在天真里的生活解药